

漢書門類

四	二	三	七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四
三	二
一	三
六	七
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237
冊數	4 ( 4 )
函號	273 206



帝 鐫詩經心鉢三頌卷之八

四明 寓曰方應龍丈伯甫 著

友 明岡方 梧 授

弟 庠生方應登

太冲

男

太皓

太階

正

太嵩

太岱

徐云太

姚清芳

費彦芳

門人

費照芳

張文炳

陸靈海

公校

徐元春

費同芳

吳天贈

清廟

問清廟三章咏文德而首曰肅雍次曰純三曰典每章各異而純與肅雍果有分別否純與肅雍是德之具於生前者典是粗迹之垂於末後者典與德亦有分別否曰摠是一個德但由人心上看出一文德來為肅雍蓋文德已往不可見人心之和敬而儼然見文德之和敬故曰顯承由天命上看出一文德來為純蓋德即是命摠是一個理命不息故德亦無間正是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之一端而法祖者安可不順於今時而薦厚於來世也駿字薦字乃無念尔祖聿修厥德之意至于文典即純德流露之所在不專在禮樂刑政之粗迹言之典即是德即純德維天之命與

肅雍皆包涵在中故清緝熙六在心上看即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之意即上文之駿惠與薦字也故前兩章肅雍是人心上見緝熙純德是天命上見緝熙而三章之文典所以合人心天命而見顯承不独一顯相多士而後世不可不切於駿惠與薦厚也○首章以人心上見祖德之顯總說個肅雍便是秉文之德不作兩件只是合顯相多士而盡人皆然正是顯承無射處不必板對肅雍五句做一句做蓋合觀在廟之人心無不以文王之德事文王而即以昔日文德之精昭事今日於昭之神方纔見文王為不死而於乎前王為不忘也顯承無射不作二平亦不可以顯承作生前無射作後分看皆以沒後言為是蓋昔日顯於西土承于江漢

汝墳何足為顯承何足為無射維易世之後人心不改於攸同而奉璋各趨於左右可以見德之顯於已可以見德之承於人而惟顯與承則人心之無射益著矣多士即顯相中之執事者非卑賤之輩也對越駿奔雖分心與身看意甚淺不必板：兩扇槩是以和敬為趨承○問維天之命四句是借天命以形文德然乎曰非也天命即是文德只提出一個文德之源頭來見天命維穆故不已不已即在於穆中文德同是一天命維不顯故純：即在不顯中非兩層也而不顯即穆純即不已亦非兩事也蓋声臭俱寂玄嘿獨運引之不見其始推之不見其終陰陽五行混闢無窮者其不已如此也而天之命獨非文王之德乎吾見文德惟隱于潛而

聲色不大養于嘿而知識俱融則其純又何如者大凡着在形迹則易于間而帝則嘿：隱躍渾是無声無臭之妙到一私不容萬理明盡之地是不顯之外非更有所謂純而純之外又有所謂不顯也往以不顯二字即清廟章不顯字同看添一豈字便覺淺陋矣離章上章重一顯字此章重一微字應上於穆唯文德之純如此則與天命無異矣而後世不當世守之弗失耶往以恤字作思故什翌輔我聰明而註中文王之道作禮樂刑政之顯設者殊覺粗淺添足蓋文德之純處便有心法身法之精垂之不朽正是後世所以守天下之具不必另作思故行翌嘿佑的一段神功假使文王嘿佑他聰明則大順文王之道若不嘿佑便弃祖德於不法

乎此四句須打成一片以意潛會他世守純德之意如云文德之  
純心所以佑啟於罔缺而恤乎我者也文王豈無以恤我乎惟有  
以恤我則善承其愛者常謹守其純以心休則屋漏无暇豫之時  
以身体則造次非離合之會無時無處無念无息為大惠而不特  
一傳再傳已也以今之大順者永為大順曰萬即世德作求永言  
配命於萬斯年繩其祖武之意不必著齊治均平上粗看与不必  
以恤字收字駿惠字萬字作幾樣工夫收字對放逸言駿与萬對  
間斷言總是一個純字也法其純亦不過以天命嘿々相体而已  
上四句以天形其純下四句當守其純無非純此天耳○問文典  
何以為周禎四禎不是禎祥之禎在成字看来大凡太平有象文  
是成功有成便是禎不必以四靈畢至麟鳳來遊等語来形容  
盖首二句表大典之當法下三句推其所以當法也此章只重首  
二句清者不使之晦緝熙者不使之闇總是一個純心即不愆不  
忘之謂文王之典不重典上典即精神心神之所流見不必以礼  
樂刑政填塞其中然文典所當法者何也自我周始有天下而肇  
祀文王以來用之開創則成永清用之守成則成日靖太平之符  
端昭々可紀如此不為周之禎哉而奈何不清而緝之也清緝熙  
二字分不開重一緝字見清々朗々繼而行之是一套語文王以  
緝熙之德成典而後之人焉得不以緝熙承之即駿惠与曾孫薦  
之意俱上以德之純于中者言此顯于外者言差有分別其实文

典即純德也

烈文

問首四句歸功中四句報功末五句以道德勉之。雖以立功承寵之本此說固然矣。而時說俱重念茲我功二句何如。曰本章原重此二句而全章不忘二字不可忽。蓋首四句一氣滾下子孫保之是臣貽君以不忘。次四句亦一氣滾下。繼序其皇之是君報臣以不忘。願我承前王之後而永撫四方。常泄百辟我固不敢肆也。有道德之家法在而為君難為臣不易。所以使繼序於不忘者不兢兢于道德云乎哉。故末五句引前王以為修道德之表則以為不忘之本。○首四句無彊就是祉福子孫保之就是無彊。摠之一意。

蓋祉福之錫雖由前王而實由辟公之助祭所致。故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須提下文四方百辟起來。揆之此節心所為我功也。○次四句不可在國之守臣節。與在廟之佐王休平看。須以上二句提起。壓到下二句去。蓋無封者遵九一之法。仁以愛民不盡民之財也。無靡者循九式之制。義以裁己不喻臣之紀也。摠之盡臣職固當尊崇女矣。此崇字泛言即褒賞獎借之意。况念尔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尔子孫世守此統序而益大者當何如也。繼序即是皇不作兩層。尔不是尔祚我之子孫我報尔之後。徹殊非王者氣象。合首四句摠是君臣相期於不忘而要之所以不忘者舍道德將何藉也。故又以末五句勉之。○問無兢四句與折之篇

何別曰彼重感應在工夫上看此重形容道德之強泛、以理言  
言外方補戒勉之意盖人情只曉得繼皇其皇則提封鎮撫威足  
以馭力足以驅為強而不知莫強於人道能使四国之訓可見四  
國至強矣而制四國者尤為強之莫強故曰無兢維人位膺百辟  
辭顯萬方人皆以為顯而不知莫顯于君德能使百辟之刑可見  
百辟至顯矣而攝百辟者尤為顯之莫顯故曰不顯雖德、与人  
摠是一德字在心上看前王小心翌、完此心即完此道德不必  
無事上看以此勉辟公者無非示功高者不賞震主者見疑則牧  
攝其錫福之純心以無縱其封靡之念便是道德不是無封靡之  
守已錫我功之事君尚有歉於道德而又另有一層道德也但此

心不驕不縱便是道德而須到一無兢不顯此憐、勸戒之意

### 高山

問太王与文王平重否曰只重太王荒之上承天意下啟孫謨此  
其功為最大也須在首二句截我子孫之撫有天下是此高山啟  
之也思昔天作高山所以待明德耳唯太王善承天意而撫綏有  
道作屏修平之有方夫是以內順而生齒煩外威而串夷遁太王  
之荒其功誠不朽矣惟太王荒於前故文王得康于後而懷保之  
澤觀成之治得以施也是以險僻之岐山遂成聲名文物之都會  
而有夷之行今日所以八蠻通道萬方攸同而奄有天下非以此  
哉祖宗以一岐山而遂有天下子孫固不能以天下保此岐山非

惟有負上天與文王而有負太王多矣子孫柰何不兢一思以保之保者非止保岐山根保天下來天下安則岐山亦固矣此章動子孫以根本之思

昊天

問基命宥密即敬止敬勝之心法否曰然此須根不敢康來下面即繼之以卑厥心可見摠以心字為主蓋命原與心通心不卑則命不凝心之卑不至於宥密則心不卑故天命一字而不易是二后宥密之秉所凝者也其無逸之心法至今可想矣而成王統此天命詎敢康乎哉康字對伴無優游說不止勤小愆憂不造為不康以此填塞把不敢的心事畢竟說不透須體他敬天法祖之念

重敬一不敢方得唯不敢則放逸消而精進所以夙夜積德為天命之基者直到一私不容萬理明盡的地位故曰宥密宥者滿腔天理無一物不圍密者機緘渾一無一物可投心體本是淵大精微他造詣精純合著本体則此中無纖毫昏蔽而可為緝無此心可為少單矣心卑則命凝心不愧文武則命不媿文武至今安靖天下而似同維辟先後不異非此心造之哉

我將

問首奠天之右而次即以文王承之何也曰文王與天為一說文王就含天意不可分看但此章首奠天之享次驗天之享而末欲保天之享雖分三段總重儀式刑一句蓋天不可必所可必者文



王之天而夙夜之保云不過常守儀刑之思便是非空、持守之已也故首二章不可以享帝享親立說須流水側到下節去見今日之享帝不獨繭粟祝史之靡文而由平日安民之實德法祖以安民因安民以燕及文王因無不享而天之右享可必也然而去由予奪明威不測我得無畏乎哉而我又安得以逸豫之心遂間其夙夜之畏故畏即是保不是持此敬畏之心另求一保命之術遂分兩樣工夫○兩個我字常玩即必躬必親之敬也○儀式刑文王之典不是專在禮樂刑政的粗處上看是求寧如傷之心法所露也儀刑者儀刑其安民之念而已故儀刑即能日靖不作兩層○問法文典即能格文王何也曰文王与天摠是安民為主故

四方靖而在天之靈已懌矣所以文王假而天之右可知此章是季秋享帝与冬至郊天不同一片重到文王身上去以見宗祀之本意

### 特邁

問時邁首二句奠天之子中六句驗天之子末七句保天之子作三段平看曰不然須重允王保之句蓋中六句以人歸神享驗其子作過脉語正以今日之時迈上見薄言二句是朝會之事懷柔二句是祭告之事其子可必也而不可恃也天命我為神人之主無非作之君作之師寵之四方之意而不能以法熬頓則玩故以式序在位之諸侯是君道也即四方攸同皇王維辟之事中有如

五禮修五器一權量審法度等意此新天子之定式即以此差等在位使其尊者慶背者讓是以式而序之一事事載載四句重求懿德二句即訪洪範于箕子求丹書于太公之類乃錫京肆雍之事師道也天下可以馬上得不可以馬上治故專武事則曠所以變靡之商俗而然善教善政既施而神人之責無負故曰允王保之○時近是武王初定天下而舉朝會祭告之事乃四時之巡非周制十二年之巡也○昊天其子兼下文神人之主政教之宗省其字作未必之詞与下實字兩個允字心相應○右者尊之臣民之上序者序我於夏商之後与式序之序作序臣下者不同此句在今日天下既定言於中四句見之薄言震之見威嚴之不必

盡露也而莫不震疊即大畏小懷已變其玩愒之風矣此二句之下文式序在位意相串但下重式序此重莫不震疊見四方攸同懷柔以祭告言及河喬岳是海不波山不崩舉其至大者以見其餘也此四句點昊天若或使之方与首句有照應盖神与人即是天心所寄者故不徒以幽明分也○明昭七句以首句作頭式序句對載載四句末句拯承明昭對商家之滅濁言

### 執競

問武王專言功成康專言德何也且末六句以禮備樂和平者否曰功德以所重者言創業重功故曰無競而立功惟志是以執競起之首二句拯重無競兩字守成惟德故曰不顯而上帝四方皆

不顯之應斤、其明正不顯之實此錯綜文法不必以首二句對下五句也全章在斤、其明截上是湯三后之功德下摠是奉祭而獲福也須把功德二字串到至樂所以昭功德者也功德隆故樂亦隆鍾鼓磬管舉樂中之寂大家小者以見其餘非止此二件也而樂之和集非功德和集之乎惟樂以昭功德故功德之后即享之福之所以穰、也而樂之中即有威儀一時並舉者但鐘鼓二句說不盡故下四句又提出言之玩反、二字可見作樂之時原有齊瓊佳飭之度此特愈久而愈謹非至此始有威儀也安得以上三句專為樂之和下四句專為禮之備乎簡、即是穰、來反即簡、穰、者始終不替之意福字當與首七句相承荷無競

之休享不顯之烈永為上帝之皇而奄有四方之實便是福見得以三后之功德奉三后之祀而即以三后之享永守三后之功德乃其揄揚意也○問執競二句舊以心與功對看何如且自強不息之心所執何事曰執競若立功之根脚如武王求世德永配命善繼善述皆是此心必須堅忍得定方為純心而以純心立功則水火之民一拯而卜年卜世定四海于永清毒癘之患既除而維辟攸同開日靖收萬世皆自成湯以來所祿有光而克舜以後所未之見者故曰無競維烈此為上帝之皇四方之王而昭明之治誠不掩矣○問不顯二句重上帝否曰須重不顯下句不過承言蓋成王風政宥密康王對揚光訓皆不顯之事而下三句正詳言

之奄有四方輕看不可與上帝作天命人心對言此句不過作過  
脉詰見不勞締造而享成業宜其心之易蔽德之易昏也而乃斤  
斤其明焉其不顯為何如斤、往以礼樂刑政之粗迹言甚是無  
謂須在心体光淨一私不翳上族之斤、者徹內徹外徹始徹終  
無不明淨之謂也無非遵執競之心法守無競之弘謨而打疊心  
體澄徹心承之故曰不顯○執競須起下上帝四方來武王牧民水火應天順人的念頭无時不切是堯明正太弊非明德之斤也

思文

問后稷教民稼穡何以為文且文而又曰配天何其大也曰文字  
專自陳常於時夏生來蓋洪濛之世宇内文明未啟往、為吐飢  
之故人禽獸行成何宇宙向使非稷之播谷縱放勳之訓雖嚴玄

王之勞來雖至常道何自而陳哉唯承民既粒而以上帝之率育  
者引養引恬此倫紀之所以昭明而綱紀所以振肅萬古之文  
所以開也常道由於粒食則天之所生者遂所成者全而參兩宏  
謨資化事業真足以經天緯地者故曰思又后稷克配彼天既有  
配天之德而奉配天之余良非偶矣○粒我六句以粒字貫到底  
貽我來年二句不過推原上二句之意見其為民立命者皆其為  
帝立心此善承天意所以為極非兩層意也非平對語也常字兼  
五倫註只以君臣父子言者奉其至重者耳唯常則不變唯粒則  
可常故曰莫非爾極

臣工

問敬尔在公此一章閑健語泛看何如曰此著農事上說為心一個敬字串到底下面亦又何求二句心所謂敬也蓋國以農為本而所重在乘時首四句滾到容茹上去見成法之當尊而容茹者何如六曰維暮之春當乘時以治田而舍治田之外將何求也新奮亦舉其難治者言耳意包得廣於皇至未流水滾下以形容西成之速心見東作之當及全根暮春來故全章乘天時以盡人事當一串下不可平對全重維暮之春一句亦又何求不作語詞尖實在治田上講

噫嘻

問昭假即上章乘天時盡人事之說否曰須泛說播厥百穀至末

一氣滾下以十千維耦形容致蕤尔私以駿騤形容播百穀乃下句推明上句之意也數句振至駿騤尔私一句性以駿騤二句作一段為尽地利末句為盡人事平對者非

振鷺

問首四句重一容字末四句重一譽字上下平看否曰容与譽皆德之蕤宜重德不重容与譽而借容之整譽之永所以形德之盛也須上下側看不可平對水至清能照物亦至虛能涵物西雍之大澤而群鷺飛於上是秋水佳禽共為一色譽以西雍而益美也我容句須亦他德來亦有斯容以登降進退言即禮儀卒度笑語卒獲之意此四句是相形借字眼法鷺序鴻行之說非與亦非以

也然非特容之美而已當在彼國則善政善教宜民安人故曰無  
惡當在朝廷則令聞令望得君信友故曰無斃此二句感人心於  
無間即是一個譽字是已然說下二句須重夙夜及永字夙夜即  
匪解之意冀望之詞作未然看見得感孚於彼此者不可一時急  
忽以永終此譽可也不然譽可倖邀乎哉

豐年

問降福之管在祭祀燕饗之備此雖固然換重一個豐字蓋年不  
豐則陰陽不調兩陽不若未必高原下溫處管成故即黍稷之  
各有所宜者以見年之豐而其餘可類推也高廩二句串看根  
兩多字來不必以積之高數平多平看蒸昇二句須以祭祀燕饗

分對與後面莫柝章摠作祭祀上看考不同唯祖考可享賓客可  
奉則不第倉廩之實士女之數其降福何其徧乎今日之報賽不  
容已矣賽作析字看

有瞽

問合乎祖之說曰此周公始作六成之樂而台奏乎祖廟也全章  
饒備乃奏一句及之蓋首二句將周之庭來形容非爾之庭見一  
代之新聲足以振天地之元韻包下文器之備鼓之和在內而設  
業二段即分言之設業六句是一條字器之備也喤喤五句是一  
奏字聲之和也然此十一句不可平對案到和鳴兩字上去見先  
祖之所以聽者以和鳴之故足以昭德業功也我客二句借客

未形先祖之是聽先祖无形即我客之聞見非常者尚觀厥成而  
先祖之聽可知矣正应合乎祖字面重先祖不可以幽格乎神明  
感乎人平看也○問有瞽有瞽曰瞽者善聽而審於音周家設為  
三瞽為眡矇矇分上下中善下備器調音二意而周庭中兼先祖  
我客意方完○問設業四句曰上一句備樂之懸下二句備樂之  
器摠一備字往云設業以懸鐘磬而設簋以樹之崇牙以飾業而  
樹羽以章之此兩句作兩平看便不得本旨不知此二句摠重一  
業字業所以懸而崇牙樹羽皆是業之飾非有四件兩件也應四  
句摠是一個縣鼓鞀以節樂磬以統樂祝以起樂故以止樂此四  
字個、要分曉但起樂何必取祝及樂作本是陽動而取祝之後

中起者以見根於陰靜之意乃為始條埋止樂何必取敬及樂止  
本是陰靜而取敬之二十七起以見根於陽動之意乃為終條埋  
此意亦不可少○問堂、厥声三句口摠重一和字蓋清濁不辨  
則禱、則不肅少間則離、則不雍唯統同之中有辨其數如之  
中純如合肅雍方為和方為嘒、而大功盛德宣洩无餘故先祖  
聽之也此不專指武王須看得廣我客二句不必以興亡之感點  
之以重他人臣超越上講借來形容先祖是聽

潛魚

問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與大田何如曰大田以祭言此以荐言大  
田之介景福及指享當貴此之介福在以天下保漆沮之業講蓋

漆沮者我周根本之地王氣所鍾者也故風氣攸聚而万物咸亨  
魚之多如此以之得其時食以表思其所嗜之誠不有以介畀福  
而使漆沮之業永享故不潛哉此詩是季冬季春存時交用蓋一  
詩而用非一時而存也

雍

問此章首投蕭雍二字与清廟肅雍顯相合看否且所重何在  
下何以縮結曰全重既右烈考一句而根宣哲文武來上兩段是  
合辟公以奉祭正是右烈考之右字下八句是推其所以右也在  
幾予孝子截人知今日之右烈考是孝子之合万国而然而不知  
即以烈考右烈考良由道德之盛也但清廟章重肅雍為文德之

盛故肅雍兩字有力此章自有文武的文德原不重肅雍只是  
容人心右烈考而然与清廟稍有異耳於荐廣牡二句是一個相  
字幾予孝子作必然看根荐廣牡來以万国之心而奉祭故其  
來享可必且此詩歌於徹祭之時与初祭不同故假哉二句在實  
享說与將享章不敢必者不同末八句疊、滾到右烈考上去回  
轉有來雍：二節來○問雍、肅、之辨曰摠是一個右烈考之  
心但有迫於勢驅於威如吳王不朝賜以凡仗之類便屬勉強故  
雍、承來字看是一點自然而然之心也及至止於廟或有疲倚  
怠惰的念頭故以肅、形之即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之意皆舉其  
重而言非偏屬心非兩心也○問相繼二句曰辟公東相是倒語



亦是過此語下而於存二句以是相維辟公穆也雖以容言其實  
一豎誠敬潛虎其莫測嘿与烈考文母神往神來不待形容之顯  
著故曰穆也即至和無声至敬无文之意○問廣壯是万国之首  
方物乎曰非也此二句只重荐字是執邊豈駿奔走之說是朝廷  
之廣壯也緊頂上四句合上四句是既右烈考二句假哉皇考呼  
過之詞不必以假字作德上看綏予孝子是必其享也○問宣哲  
文武泛論道德否曰非也俱重安民上看宣哲是知之无不明文  
武是處之無不當何也大凡民隱之利病緩急至難洞悉故以人  
察人必盡人者能知人宣著事上看凡求字观寧事也周過且宣  
哲屬理上看即如傷懷保念之不殺為哲宣哲便是盡人道了作

一層看非宣哲而又有盡人之功也即盡性而尽人盡物一例看  
文武雖在發太平戡禍乱上說亦須說得細世主一於優柔便委  
靡而不得為后過於操切便太剛而有忝於君惟文武渾合則寬  
嚴剛柔渾融無迹不兢不絀無過不及君道又何忝焉此二句亦  
有串意惟明於人道故以宣哲者發以恩并持以斷此君德之所  
以益全非裁然兩事以非以上句屬知下句屬行判為兩心也此  
兩句是善於安民下二句緊頂安民來所以懌皇天求莫之心  
而克昌其後是不重後之昌只重所以報文德之盛即陳錫哉周  
之意下文幾我二句正是昌後之實此四句總是推既右烈考的  
根源來也今日萬國攸同都是烈考之道德格天所致我之事親

者即其所裕後者也豈孝子之盡孝已哉○問眉壽二句作昌後之實二句以壽祉平看何如曰須串下重繫祉都是為一右字埋根脚大凡人子有無窮之心只限於時縱時可為而又限於分僅以一家一國尊其親是勢位所迫其如吾心之孝何唯烈考以壽考攸同之餘波及於後人而祔享靈長者尊居九五合之為久大之福曰昌而情隨勢繫念隨位行此肅雍遍於群公廣牡隆於肆祀而烈考之尊者文母亦得以右也右對前侯禮言垂九獻八脩即首八句之意文母雖帶言其實闕睢啟化續女開祥文王宣哲文武之德其贊助者不淺故緊承言之但不可平對耳

載見

問載見以入覲而因以奉祭乎曰還重囚祭而朝全以率見也考二句為主而下文眉壽三句皆孝享中事也在首六句載上修德於已下錫福於君上節輕、遍過即有米雍、二句意曰求厥章不是求禮樂刑政之典章也當式序在位之時自有章程頒布原不可易中間有因時損益與時變通者再膺之於王朝以示格共之意就旂句旂之美和鈴句車之美條草句馬之美三句總是侯度之謹末句總承不是載道之光即殿天子之邦而朝廷與有榮施之意此本其來朝之敬如此率見二句緊承上文須重者孝享不必分盡孝於已而享之蓋合萬國之精誠以為孝享此所以眉壽介而永保此思皇之多祐也此多祐泛以富貴言與下文多福

善福壽者不同而純嘏即是多福、以壽考則純全而無缺故曰  
純嘏而下三句不過提出辟公來以示歸功之意多福純嘏不過  
上三句盡之牀另深一層也蓋錫福雖在昭考而所以致之者由  
於辟公之助祭故以壽保福此多福也即純嘏也由辟公綏之而  
使我得以繼而明之以至於純嘏耳豈予一人所自致哉緝熙二  
字中有修德仰承於无懈意与俾介弥介性一例上句重一綏字  
下句重緝熙字隨字隨題發之

有客

問繫馬似留之矣而又曰追之与綏何也曰此章重一客字与追  
与綏二字蓋首四句是喜其來次四句是悲其去繫馬是預擬之

詞非實留之也至末四句方是留之、矣○問有客四句重馬与  
旅否曰只重客上因馬以見人因旅以見主馬之白与旅之萋且  
皆主之敬致之也句、重客之德為是蓋我周待先代以不臣之  
礼所以尊賓也而於是有客於此矣君茲東夏天子不得臣寓此  
西周諸侯不得友是客之德不待言而觀其馬之白其精白之德  
可知矣觀旅之敬而主之敬愈可知矣此固終身所仰望而同朝  
所甚喜者也奈之何有客宿、有客信、自信宿之外不可復留  
耶必也繫其馬則其旅不得旋而容可必留矣而奈之宿信之外  
必欲去耶於是薄言追之返还其馬追旋其旅也追之而綏之者  
左与右竭無方之誠焉是綏之在上看不專重礼貌言淫威二

句曰是發之、實追叙平日待客之厚以見今日之可留不是因其去而錫之以淫威也淫威以天子禮樂言是諸侯不得僭者而降之則易矣天子所獨用者而錫之則大矣此尊德象賢之典天朝隆禮最為盛大而以恩禮之厚者必懇然去也故曰左右綏之而其餘燕賜之隆館待之感詔旨之溫又不必言矣○羹苴以禮度禮文言款環須着客上看即還擇而來以示敬慎之意時說有以羹且作客之儀度言者又有以款琢作旅人之自為克治者皆牽強不必後

武

問烈何以為無競而功必曰定何也曰此三根武之所以為大來

而全重勝殷過劉一句何也人知武之在干戈而不知武不貴於用武若以武定天下則不克矣而以武競天下則不競矣武以止戈為武而武王無競之烈所以勝殷者不以武也文王惠鮮懷保其仁德之開三分有二其命維新者祖先原不尚武而以文即當時武王嗣而受之以勝殷非武王與文王之心自為繆刺也武王之受即是以服事殷的念頭欲守之不失但紂惡不悛不得因其杞包之忠而通之以權承聖明之念而達之以變是受者以善繼善述為便宜而要其所以受者以至仁伐至不仁而前徒倒戈不事刑殺亦不失其允文文王之文是善承其文而卒不尚乎屠戮之武此無競之功所以定也武不尚武非武之大者哉勝殷過劉

往有以勝殷而止紂之殺戮言者於止戈之義欠切不如在武王  
身上看是不必戰勝攻取而定其功是止已之殺與止戈有情當  
細味之

閔予

問此章舊在首三句截而於乎皇考四句是追皇考之孝小子四  
句推明已之敬是孝敬有別乎曰敬即孝之光明處盡敬即為孝  
而陟降之孝即夙夜之敬非兩件也故全章須重夙夜敬止一句  
而念字與末句思字是一章閔即當細玩之蓋首三句是慶憂凶  
言中四句提出武王一點不忘皇祖之孝思以起下已之不容不  
敬意陟降處止摠是一念字正是永世克孝之實永世克孝即求

世德永配命之事而謂之永便包下文夙夜不忘意皆在心上看  
故下二句以念字承之陟降者念與之參合也即無念亦祖之  
念夙夜敬止亦在心上看休武王不泄不迹之心法執競敬勝之  
心精而即以其陟降者陟降之即是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之心  
不可着在事上看末二句推明所以夙夜敬止之心繼序雖特說  
皆以業上看然不曰業而曰序此心法相承之緒如上文孝字念  
字敬字皆一脉相承無逸的念頭此序之所由來也惟思而繼之  
且繼而思欲繼之不忘則一日思一日當敬永世思永世當敬此  
夙夜之敬自不容已也唯盡此敬而不造之家庶可少真矣哉自  
永世克孝到末以一個心字貫到底不啻看得粗淺乃得本旨

訪落

問紹庭陟降往說以事求道何如曰不必分出事來此二句摠是率時昭考之實全重此二句須把身字提起來蓋天下國家与安常多難都是此身擔當而此身尤以道為負荷故悠哉判渙此身昏迷不明而多難不堪則此身又不能保不明不保摠由於不率朕未有艾是已前之不能率也然猶判渙則道与我為二是猶恐將來之不能率也而多難未堪則尤不可不率矣率之將何如當時昭考敷道于廷則不泄不述式序懿德一上一下何處非道昭考敷道于家則几仗户牖有銘盤盂有敝一陟一降何處非道紹字直貫此二句摠是無時無處不神與會而精與凝迨求符而心

求合即上文一個率字所謂不惑不忘率由舊章也夫如是庶幾動履貞固志慮開明而賴皇考之休不淺諸臣以為何如○判渙即不能合一之意与上二句即弥堅弥高在前在後同看在此句截上不能盡道下思以体道保印處之無不當明即知之無不明摠率後效驗也

敬之

問此章上節臣之勉教下節已之勉于敬摠重一敬字然矣而必曰緝熙光明何也曰敬不是敬天無狀还我明之德之心体敬之体一私不容万理明盡无一時間斷故光明而曰緝熙是惺者寬之摠之一個心純乎理也心純乎理則光明光明便是顯德行

此是為祈天永命之大根本故以敬自負曰仔肩者肩之於心也即仁以為己任不心重乎之意即我當初虛震的本體故曰聰聰即明即敬即顯數字自相照應有異名而實一理首節敬字泛言心體當純垂動靜隱顯即誠意慎獨工夫切不可說到敬天上去此句是一篇大頭腦須重讀下文顯思五句不過發明不可不敬即昊天曰明四句之意不必重也天顯故命不易是一套語無曰三句正是一顯字陟降二句往以事地分對者大失旨唯陟降故曰監于茲也豈有兩層哉此降臣之勉已如此下六句只重緝熙句而工夫全在將就來光明是造到敬的地步是成功也學字總是心學不必涉行事上看如基命宥密即光明一妙處也

還此本體惺然朗然衡平空鑑無頃刻間斷亦無纖欲壅塞如內外之障既除而并理障意障悉屏方是光明方是顯到此地位工夫最難而此任重巨爾羣臣安得不佛此重任而示以顯德行乎顯德行即是光明之體總是一個敬無非望他開示的意往有以已往之成法若堯之欽明舜之文明引來指示者非而又有以仔肩作天下國家之重任者亦覺粗淺還在敬上看為得此節已應厥士與茲字士者心之事也茲者此心也一念善而景星慶雲一念惡而妖星厉電正是陟降曰監正見天之顯通章都着心上看斷不宜以行事之粗言之細味自得

小意

問懲字二字俱重否曰只重一懲字能懲即是懲不作兩層摠見  
前事之不占後事之明鑑中四句輕使輕信只說當懲者而懲之  
意謹補於後面方是須調莫予自求與肇允口气為得益此四句  
乃錯綜文法不必強對如云蜂本有辛螫者也向嘗弄之而得辛  
螫矣今而後莫是予之莽蜂而自求其螫乎桃虫本能翻飛者也  
始為不明小之能大也故深信桃虫而卒乃拚飛為鳥此輕信之  
過而今日所當懲者也時有板對者非又有以莫字作莫不是予  
昔日莽蜂而自求辛螫之禍為所當懲乎此莫字作自猜自信之  
詞者又有以肇允字作虛字者蓋昔日不知桃虫之為鳥而輕信  
之以中其害矣自今以後始信桃虫之能拚飛而不可不懲也此

肇允字作恍然覺悟的口气看六皆有理並存之末句摠承上四  
句來未補望助於羣臣意口多難泛以天人未附言不必即指上  
四句事蓋恐得集蓼字面也

載芟

問此章文法錯綜時以稼穡之事豐年之慶平者然與曰非也  
還重豐年以婦功於神見其當報也蓋萬億及禋以上是耕耜收  
獲摠是稼穡之事而匪且有且盡之為酒為醴至之寧是祭祀燕  
享豐年之慶而匪今斯今一句盡之故全章摠重匪且二句振古  
承今字來如茲承且字來摠是自古有年以見報賽之不容已○  
載芟至及秬分三件着載芟而句春而耕千耦二句夏而耜侯主



節重一主字內外親疎畢出以詳耕之事播厥百穀六句重綿其  
其應以詳耘之事載獲三句重萬億及秭是秋收時事總承耕耘  
乘此三件是盡人力以獲神休者也○為酒七句雖以上三句分  
作祭祀下四句分作燕享亦不必平對須以上三句作首下四句  
自相分對之總提神休之大俱著酒醴上說以洽百禮與豐年章  
不同豐年章以燕享賓客言此章以初獻終獻迎神送尸俱包在  
其中而燕享自有下四句不必兼說有饒有樹時有以泛飲食  
芳潔言者單承酒醴不妨且邦家之光不是廣慈惠以彰君德之  
說國家以人才為光而一時豪傑畢集凡益如蓂蕭之咏龍光鹿  
鳴之歌孔昭鑿咳飛金玉丰采耀英声其光我邦何如胡考之

寧七須著酒以康體上看飲此旨酒頤養天和即既醉之維俱南  
山之保艾其安享何如若合上丞界樞是降福孔皆之事○匪且  
二句雖以時地分却重匪今斯今為得要玩兩個匪字以起下古  
字來此三句總收拾上文以見利賴之遠則報賽烏容已也振古  
不必承平水土來即在周朝力農說

良相

問此章即前篇之意而末章必曰續古之人何也曰原不重祭統  
所垂之遠只重自古有年以見今日之祭不容不奉之意左寧止  
截上是獲豐年之慶以弓下是報功爰、四句是春耕或來八  
句是夏耘俱輕看獲之七句須重一積字并下盈字惟積之多故

百室盈而婦子寧所以為神功之大也如是而可忘報哉殺時特  
牲二句不過是脩物以祭凡以我樂明琴瑟擊鼓俱在其中末二  
句是祭本於古見不得廢於今而神功之利賴於國家者非止今  
日即振古如茲之意也○或來至寧止首尾正相照應寧字雖對  
年不順成俯仰無賴言就仰樹瞻文之勞尤覺親切或來三句輕  
搃是一個鑑字而惟旨與黍是率農家之常味不求其過厚耳其  
豈二句須重看見用力之勤形之於物二句寧下不妨惟糾然輕  
舉故為之疾而趙然入土也即是非其種者鋤而去之意黍稷不  
但是害苗所以滋苗故朽則土熱而苗自盛也此不重黍稷須  
根用力之勤來○其崇二句搃之積之粟壙皆擬積之高禱者

擬積之密正所謂汗即滿車稜滿家此百室之所以盈而昔日  
之來瞻者相與依後車而念哺對高廩而忘愉其寧何如而孰非  
田祖之所致也

絲衣

問此章專說多士而不及主人何也曰六須以主人為主全重始  
終一于敬蓋首二句不過模寫一個多士之形狀不重自堂徂基  
省器也自羊徂牛省牲也鬯及鬯省蠲也此三句雖三平皆以  
祖基作主人在基凡省器省牲省蠲皆徃於基以告之以見承  
命之敬此三句作一段是敬于始以昭主人遵豆靜嘉之意况  
三句是獻尸之後行旅酬之禮而不吳者啖語卒獲也不教者禮

儀卒度也此三句作一段是敬於終以昭主人奏假无言之意故鬼神以胡考錫之皆一敬之所感也○絲衣昭精白之心揀、顯恭慎之念、須把主人黼冕來形自堂徂基三句要玩註中礼之次見件、揜點事、周密為執事之恪○不吳不敖雖分言動穩是一點謹飭之心始終匪解

酌

問此章上四句是以時定天下、四句以時法天下穩重一時此說固然矣而時晦為不先時、純為不後時二意可平看否曰此四句全要讚武王不得已伐商之心為時所迫非其初心固然也須一氣滾下這重遵養時晦一句為是蓋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

而循養與時俱晦此時紂惡遠悛則恪守臣即考終其身豈樂於大介之用哉唯天命人心純然絕商歸周而見休之望盡人厭虜莫不環向是為純熙而我衣之著迫於時之不得不然者武王一生為時所翻弄令人欲後一步不得止一念不得孰謂武王之好為此舉哉可見晦者其心顯者其勢其心誠可諒也我龍受二句作過脉語不重只重一師字蓋武王以天下垂于後即所以寵愛於後人也我承其完而受此矯、然王者之大造富有天下貴為天子与一家一國迥然不同此皆時致之耳然則以時開創者獨不嘗以時守成乎哉尔公名師不專既定在用武上看凡修政之事時損時益時行時止皆体是用大介之念而權宜通變之即

謂之師者來遵養句對躁字若不輕用不介便是養者養臣即也遵養者遵守常法以養之人君為治必須養見小欲深而末不得是師者師其養也師字不重我古師他只重武王是以為後世師以見武王之功所以大故命之曰酌其時耳

桓

問首二句除暴以安天下天命到于天是用賢以仔天下此可兩平對看否曰此章只重保有厥士克定厥家二句除暴一段意思不過提起之詞耳不可平且首二句必須帝下紂惡貫盈万邦之塗炭久矣武王與牧野之師以綏之是宜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彼實應天順人造宇宙之太和故豐年之所以屢也往以安人得

天平看者不通之甚唯綏故豐安可平也天命匪解在過昧語不徒欲安天下而又欲保天下為匪解保有厥士四句須氣說重一安字大凡誅戮功臣猜疑臣下世主之常患唯武土保全厥士封之於四方而以茅土之典厚其臣下而因以措天下於太山之安是憂民之心何如也此德之所以昭於天也安字緊根封建來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令其犬牙相制暴布星列人人保其封而運其畧為安末句雖總綏字安字末須重安一邊惟能保功臣以安天下則建万世之太平不止一時之式遏其伐商為宜耳不然以商易商天方求安而反不安如此匪解之心何而安見其宜也末句截

賚

問敷時釋思是布功德可釋思者功德指上地人民言即封賞之謂然則文王之勤專欲拓封國而然乎曰非也勤者指其求寧觀成之心正是一個定字日昃不遑修和有夏是為民而然非為封因而然但周家天下自勤勞起脚故我應受之不是受其封國是體其愛民的念頭而以其身當之即王配于京成王之享之意中間有許多通變達權因有二之過拓為四海永清之烈承未集之流擴為皇王維辟之謨必如是謂之能當謂之能受非僅守其故業已也又王之勤无非欲天下之定我之受亦承其勤者因以定天下而我不以文王所遺之天下還之天下則雖始以除暴而定

之終以私據而爭之天下又何由定哉故布其功德可釋思者以賚有功使叔伯甥舅甸男采衛人各據其封人各效其職天下不庶乎可定哉自此以往欲求天下之定安故不得不敷之也但字不在武王之往亦不在諸臣之往还在虛字看為受時周之命頒以公天下之意蕪之對商之私昵惡德看中間亦有慶賞黜陟次序在位以做省群臣當釋思以厥職之意不是空說個周命於釋思正應上文一勤字及定字見得不可不勤其職而副我求定天下之心也想櫛沐之勞以定封國思惠鮮之過以定人民與上釋思字不同上釋思著文王上看須玩一可字作死字眼末釋思在諸臣言欲其靖共以效職是活字也全在首句截穩重我徂猶求

定一句

般

問此詩與時迈之章同而陟高山三句重朝會乎重祭告乎曰此章專為朝會而發祭告帶在朝會之中原非兩平玩註中聚而朝之以卷其意可見故此章總重敷天之下二句陟其高山二句是周一方之岳也於此朝會即於此祭告矣允狝翁河是周四方之岳也而朝會祭告亦復如是此三句總是一個巡字敷天二句是推其所以巡見其為天下之心哀時之對中間有許多條款如修五札如五器明五刑同律度即式序在位之意故即以時周之命繼之元亦敬惕人心令其改玩惕之風以廩々奉法唯謹耳上文

時周之命重以恩結天下此時周之命重以威震天下自是不同不可一例看

魯頌

駟

問四章有輕重否且無疆無期無斁固是立心之遠無和與遠字何典曰無和凶其所以遠也全章須重此句每章思無疆等俱一樣看無甚分別但無疆以地之無界限者來形他遠無期以時之無及者來形他遠而無斁則與居之無倦同並始終久暫看無和即是王道本於誠意垂已熒未熒與夫大小輕重看念々協于天理為无邪如閔兩為仁在閔宮為孝教敷于泮威振于涇打疊得

念頭光明正大正是无疆无期的根本每章上句思字包得廣凡  
修政立事仁民愛物舉在其中下句思馬之思不過思中之一端  
耳凡牧之有道策之盡材皆是每章末二句皆然每章首二句就  
見牧養有道不徒泛泛以牧馬之地言也凡馬色各章認字訓之  
方為有別彭者駮服之皆俗也任者任量道遠之有資也澤  
绎者无中驟泛駕之虞也祛者上文采摭見長駕遠御之有其  
備文事武備之有所需而蒙羽之良足為空群之技矣國君之富  
數馬以對魯頌志誇良有自哉

有駮

問每章胥樂何如曰首章之胥樂根醉言舜來此臣以舜蹈悅其

君者也次章根醉言婦來此君欲盡情以悅其臣者也末章根上  
四句頌禱來歲有則國計克貽穀則國本固君臣相悅寧有極乎  
故曰于胥樂乎在上一章截上燕飲以為樂下頌禱以為樂其實  
一串事每章上四句截在公明不是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  
威儀為辨治天下豈有君臣錯亂之理必須在心体不昏迷上看  
須把君提起重臣一邊此皆在燕上說不宜泛看蓋此章重明  
是飭其礼与次章之在公載燕飲酒在洽其情者大不同非是首  
章之在公泛言而至次章方出所以公之由也振三句心  
不宜以樂之容樂之聲平對蓋鼓所以節舞摠是一個舞耳上豈  
字以躡羽言舞所持者以死字看下躡字形容舞之神在活字看

且上之舜是君命樂人舜之悅其臣下醉言舜之舜是臣之所  
為三舜蹈者不以漢朝晏功臣拔劍擊柱之舜末句雖搃承其實  
紮根上句為有情○醉言歸往有在飲酒之節言还不如不歡而  
去之說為體貼故醉則歸○醉則不歸上下之情可為相洽甚矣  
○歲其有四句不宜平對○國保于民○保于歲而長世以永保  
其民使豐年之永錫者尤○穀有字不專為載莖之本春秋元  
禾必書无麥必書其係於民生不淺而至於國脉必本於君德穀  
字有指信义礼教言者此魯開國之訓何消君子之貽又有指今  
日喜起之風上下交通猜忌不作為穀此意亦好亦覺狹小須泛  
說為受如下文修廟之孝蒞泮之舉順治威嚴之化皆在其中不

宜穿鑿末句搃承上文案

泮水

問此章蒞泮是崇文教而繼之以淮夷攸服何也曰此雖因武功  
不振以此激勵君心大抵文化革乎小大長道屈乎群醜者未始  
不足以服遠仁一申事也故全章只重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兩句  
作者振起也不是與作之作一個作字括盡前四章作則不惟長  
道修明德備此即為允塞之猷不但取重於多士之廣德心兵備  
之足以使之不逆已也故曰式固爾猷又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  
此二句正是一個服字服字內雖無文德武功其實重文德足以  
化其心一邊故以憬字繼之可見淮夷之服皆由平日猷之固而



式固尔猷包上文順彼長道敬明其德允文允武在其中不專為服淮夷而然也而摠一作津宮之修文教盡之故全章有在首二章截上是蒞泮下致其頌禱之詞者此說殊欠分曉須在第四章截為妥上是內順治下是外威嚴摠之美其蒞泮而然也○首章蒞泮而得手人次章蒞泮而善教乎人三章因蒞泮而願其順長道四章又願其修明德下文允文允武摠一明德中事雖分別民孝祖此意不重只重一德字德之工夫是敬摠之昭假處是孝文武即是明德即是長道即是下文式固尔猷條款雖分合之則一也五章至末摠是願其服遠既作二句尽之下文皆詳其实际矯四句雖註中以受成釋奠有其地故是以服淮夷其意

俱在末首三章步祭一必推到猷上去蓋淮夷之服必須服其力又要服其心彼多士之勇以立功和以獻功与弓矢車徒之盛固足以使之不逆此第服其力耳而式固尔猷又足以服其心此憬然悟而其服為貼然也獻賦獻囚之臣可以不周而彼自来獻琛所謂既作津宮淮夷攸服者非耶蓋淮夷附徐附許病鄆病杞世為魯患故魯以因以釐一節即因猷之一端四章反覆明言修文德以來之正應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順彼長道屈此群醜之意血脉自相貫串不宜上專屬內治下專屬威外亦不宜服遠專屬武功而固猷專在兵機嚴密上說也○問泮水何以可樂曰樂字專在崇儒重道上說振文教於久廢之日菁莪棫樸之化并

與於一時斯文幸甚各教幸甚而中國臣民與遠夷觀望皆係於此故曰思樂泮水采芹意輕帶言之尊戾戾止至末只重戾止一字此今日所曠見奕代所未聞者旅之盛馬之美皆根戾止采不重興衛只重崇文而小大之從環橋而觀聽者以此小大垂臣民說從公于邁不徒樂觀其盛尔元冰欲親其教也故次節即以教字承之○次章只重匪怒伊教一句其馬不宜與其音平對須重一音字崇儒重道之音赫然於播誦也教字虛說如下文長道明德俱在其中無冰把信義礼义之典再闡明於不廢耳而以色味敷之毫不矜激於勢位故小大之心斯惻矣首章在首二句截此章在末二句截○在泮飲酒不重飲酒是行礼既畢而然專重崇

文為要難老是得手天首屈群醜是統乎人者此不是平對語須重到順長道上去承上文教字來蓋教不過是闡明提撕以言化群醜耳言發不如身体故又使一順字順不專在行事上看心上潛行嘿体念參合無一毫勉強則心即為道而道心即為人心以心攝心豈有不屈者哉屈者化其強梗以至於馴也長道包下文明德文武謀猷等事不專指信義礼教而今日之蒞泮講學亦講明此長道耳群醜包得席如下則民服夷皆是不專指小大之衆言○問敬明敬慎是個敬字允文允武是個信字以敬信作主何如曰此原是本旨故信字不宜專文武之迹上看文武雖以事言而看實休行此心匪解為允能允方為昭格方為荐玩自求可

見文武原不是烈祖有的且曰昭格是以昭明之德感格之文武  
即是上文之明德本非有二也但理雖一而分踴的話頭法民當  
以明德必須還到光明心體以敬明之而使表裏協於敬則明  
德始完方纔可以為民之則而新民見不徒匪怒伊教徒責之民  
已也敬慎不可与敬明分内外乎看慎儀即是明德流露處不作  
兩層孝先當以文武又須歸到篤實的心體不為鋪張之迹使  
其充篤者无不昭明然後靡不孝而自求伊祐不然伊祐亦不易  
求也則民孝先俱不重只重則民孝先之本亦根上教字來教不  
過是虛文浮說畢竟實落落念頭無毫髮懶散无一毫虛偽即  
所順長道而群醜可屈与上文俱一氣相承烈祖各有文武知制

作彰經緯之章敦商成克感之績周公之文武也忠厚守承家之  
訓揆夷昭費誓之詞魯公之文武也文武全即无忝於尔祖為孝  
而太平可致禍乱可平故伊祐為自求下文固猷亦不外此而在  
洋服夷仁自求伊祐中一事允文應上三節允武包下四節此一  
句徹上徹下語當細玩之○問敬明与克明何所分別時說以敬  
明為体在心上看克明為用兼行事上看何如曰雖亦有理同一  
德而分体用内外殊為未妥但上節故明重二夫上看是所以為  
新民之張本故以維民之則承之此節克明是成功上看了明德  
俱兼体用不可偏屬穆明俱呼過之詞不必重但此節克明  
分說一個服遠之本与下式固尔猷正相照應故君德既明便是

能固尔猷之大關鍵處况泮宮既在而淮夷不来服乎此固有多  
士奮威兵威耀武而畢竟自固猷中得之非明德之主孰能此○  
問泮宮作而淮夷服時作服遠之有地何如曰不重受成釋奠还  
作修文德以来之体制弘大下四句雖作淮夷攸服之实皆未然  
事攸服直貫到末章去不專此章為服也矯、澍問等不必重只  
重兩猷字○問德心何如曰此忠君愛國之念人人所素具者克  
廣承上明德之主善於敷教来不唯能養其氣而且能治其心把  
偷生苟免自私自利的念頭打掃得淨克拓得開故丞、二句是  
立功之勇不告二句居功之和心是廣德心四句不必板对須重  
立功一邊桓、二句作過脉語○丞、以後先繼進言師之衆也

皇、以師旅奮揚言勢之大也不吳不誼譁失位不揚不輕敵玩  
寇此句總是紀律嚴明不告于讒即士讓功于將、讓功于君之  
意○角弓二句是弓矢之利戎車二句是車徒之勇此四句重徒  
御无斃心是克廣德心人心競勸也既克二句總承上四句是屈  
其力者其心恐犹未獲也式固句須重讀見平日揖服内外无事  
不黜檢无念不謹飭如上面順道明德文武作伴皆在其中故淮  
夷自无不獲也末章猷琛是卒獲之事而以泮林啟之又收拾  
到文教上去以应既作泮宮淮夷攸服二句意耳○憬彼四句不  
重猷琛只重一憬字借猷琛以形容来服之意元龜二句皆泮淮  
夷所有看貴異物以表猷琛之誠盖淮夷止有瑑珠暨魚文織玄

縞而已而唯以此為獻其攸服何如憬字提承上文德武功來而文德為重時以我之服遠不如遠之自服懸空講者欠安

閔宮

閔此章在兒齒歲須重末章修廟之事而必舉郊廟之福啟之何也且郊廟獲福可平重否曰舉郊廟獲福之事正要歸重到修廟上去及曰獲福必本脩廟來而郊祀帶言不宜並重末章修廟之事閔宮二句已足之下不過推其由而詳言之耳此二句作一首赫到末作四段看赫至福女本祭統之所由來而舉其獲福載嘗四章詳廟祭獲福應周公皇祖其福女純嘏章詳郊祭獲福應是饗是宜降福既多末章正言修廟以應實、枚、○赫

赫至之猶是推有周之始重是生后稷次章推有魯之始重克成厥功繁補周公為開匡元動意乃命章又推有祭之始重錫之山川二句繁補祭統占罔統而俱錫意○秋而載嘗四章雖總是一個廟祭須一氣滾到太山二節上去其實載嘗一節禮樂垂俗之意輕而重平日武功之振以為獲福之本即允文允武昭假烈祖之意故千乘至我敢承一段此大關鍵處後而泰山二章繁頂此即來見魯之文教素著而武事又強此不特已有可保而海邦蠻貊等元不奄而有之及保已有之意輕即上文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之事須重末有一邊以昌熾耆文之王遠抚諸夷而日出來主海不射浪航帆貢船再振夫猷葵猷雉其長駕遠馭之功為何如



哉而內順外威其心始若矣摠是孝孫有慶事句、點周公皇祖  
若或使之方為有情此皆因其不足者以志謗也○因以勸勉耳○  
實、如竹之包也盤基之鞏固此為下之厚枚、如松之茂也結  
搆之隆密此為上之密摠是一闕字○赫、至末須把生民章參  
看是生后稷以上天為下土而生稷以下稷不貞天之生其德不  
回是克禋克祀也上帝是依根不回來是筮他誠意即以赫厥靈  
事降之百福黍稷二句便是蓋粒食无資非民之福也非稷之福  
惟降之百福諸凡五穀无一不備後日建邦放土皆本之此非百  
福而何故不曰百穀而曰百福為福因穀而致也○自降百福至  
下國是以有相之道受封俾民至末是以承國以教民無處不遍

摠之皆百福也奄有下國是堯封稷于郟以便教民奄有下土是  
稷善承克命以盡教民之事上下一串不可平對○問既云黍稷  
重糝二句而又云有黍有稷二句何也口上二句即下二句之意  
因上文說不尽故下文又詳言之須要看上句重一降字是帝命  
率育下二句重一俾字是粒我蒸民且黍稷句以黍稷為主重即  
黍稷之先種者糝即黍稷之後植者植穉句以蔣麥為主植即蔣  
麥之先種者穉即蔣麥之後種者而稻秬已包在其中○播穀於  
平水土之後故曰續○后稷之孫一章須添列建爾元子去而本  
他治商之功來在厥功截上面許多閑話俱不重只重一功字三  
曰以下重一定字俾侯三句正是一個建也○實始商繼以國

勢之盛言須本明德足以安民而生齒之繁端附之衆說至於文武二句正是續其安民之緒也○致天之届四句是過脉語上二句即時純熙矣是用大介之說蓋牧野未舉以前天命尚有一線不斷武王尚望商紂之自新安得而遽致唯紂惡滿盈天命必不少延故因其所頭窮極之既而致之於牧野之中夫是以人心競勸而快上帝之臨必不容再疑耳無二无虞与大明章不同此紫頂一届字來蓋天命一日不斷一日有疑二今斷、无復可延之理故曰无二云云此四句自是相聯不宜以上二句作天命下二句位人心平看也○敦商之旅是周旅之治商者二句以周公為王起下封國來○王曰叔父至末須一氣滾下要重对父二字見大功不可不報而朝廷不可无人故建介元子下三句總是此意而山川二句正詳其事此五句不過述王之意不可實說○乃命魯公四句摠重一侯字山川二句正所以侯之也不可以爵祿分对龜蒙鳧绎為山沂汾泗河為川所以鎮國之勝灌陰常許為土田所以克國之本外須顯史為附庸所以廣國之衛俱根一命字來中間有錫天子礼樂賜魯重祭一段王命在其中即上文大宇介字之事也○周公四句承上祀統來見由來之遠明指僖公得統於周公意而在旂二句是奉祭之儀垂郊庙言○春秋二句是庙祭之礼其敬二句中看不忒礼文礼物一一周全如周公當隆魯公當殺皆是匪解之念所發故匪解在心須重看下文公車千

詩至心終

魯頌八

三六

方氏家藏

乘則允文武昭格烈祖平日之對越原无所解况春秋乎哉○  
皇、后帝三句是郊祭之盡其敬雖尊稷配天此意不可少而駢  
牧中以誠敬獲之不專是礼仪之備也○是享二句郊祭而獲福  
享者秉格來款也宜者罔怨同恫也甫下重宜字降福既多獲  
純嘏章來福因本福因祚而可久可大俱兼有之為多○周公二  
句承匪解來而祭而獲福亦字對后帝看福字兼下文治享无窮  
業隆无外為得○問秋而載嘗七句作礼樂分對否曰此正享祀  
不忒礼樂不必平仄秋嘗而夏福衡其牛預也白牡句別也此三  
句不却平對須以首二句位頭白牡對駢剛別祭品也牧尊句備  
祭品也然祭品不止於此故又以毛魚一句申其詳祭器不止於

此故又以邊豆房申其詳萬舞句又另做○福衡只說一預字不  
止秋祭為然舉秋以例其餘耳○白牡本是商之所尚但周公動  
位皆擬王者原是代成王行事而不稍為分別宛然抗天子何以  
安享於九原故以殷牲別之守臣節也至於魯公又須尊昭代之  
尚故用駢剛、者剛鬣之牲也以此遵王制故謂之別○犧尊不  
是載牲体者註中訓佐酒器亦可從○毛魚句作三件有毛魚即  
上文白牡駢剛是全体之牲歲是切肉作一件羹兼太羹酬羹作  
一件○籩豆句亦作三件籩以盛果核豆以盛菹醢大房以載牲  
体中間亦有等威如周公十六魯公十二与萬舞一句周公八脩  
魯公六脩自是不同萬者舞之摠名兼文武看其中雖是声音並



舉六不必添足○孝孫有慶到魯侯是若搃一孝孫之慶若單據  
本章則下文正詳其實但時說有以熾昌六句佐福壽以保國與  
末二句用人以固國並重者不可從蓋下文八句只重保彼東方  
二句不虧二句正是保東方之實久安長治之休末二句是輔我  
保東方者不過帶言之耳○熾者繁祉駢臻也昌則日新月盛矣  
兩字相聯重昌兼身與國祚言○壽者多歷年所喊則無有後艱  
兩字亦相聯重喊○保彼東方四句一氣串下搃是一個保字天  
子無譴罰之加列辟無侵陵之及曰保則可常矣不虧二句是  
申一常字虧者偏損崩者全損以國勢言看土地說震者人心恐  
惧不安騰則土崩瓦解不可收拾以國本搖動言看人心說搃是

常享全盛之勢若周公皇祖陰助嘿相之意○三壽作朋二句要  
看一朋字承上六句來是一人享盛治于上出太山而四維之又  
何難哉而輔相無人即新進用事多不足以資碩輔而求國計必  
老壽之臣佐我心膂而一德一心然後享國祚於岡陵而不虧崩  
不震騰者可永固也則老成人不可不惜也設若疑二陳斥何以  
致此二句另是一轉語見上面許多福慶畢竟由者資得之即  
四反十亂疏附先之意○公車章追他平日武功見假神之有素  
不止今日載嘗之盡敬已也故下文偕載其獲福之隆有敢承載  
上振武功下獲全福公車三句是車之盛公徒三句是徒之盛戎  
狄三句搃上車徒來搃為外攘之烈獲福之本也夫我公不獨文

德聞於列國又以武事強於一時夫是神之格之已孚有日况今日之祭而獲福豈其微哉俾尔昌而熾四句福不止一身末四句福不止一時惟武功故福大武功之垂裕遠故福遠与上帝之昌熾泛承者稍别○公車三句以車為主車中右持矛故以朱英綴矛左持弓故以綠藤約弓此昭其飾也二矛以利擊刺重弓以備朽壞此預其備也此本平日軍實之盛來○公徒三句以徒為主貝胄句搃是一胄字須串看貝以飾胄而朱綴以綴之所以昭不辱也此不徒軍威之盛而人心競勸徒之蒸者增然盛焉蓋投石超距所向無前矣何有於醜虜哉公車与公徒不必板對還重公徒一邊為妥○因其來而禦之曰膺當其鋒也聲其罪而討之

曰懲其惡也此三句須重一敢字見不獨攻力而且攻心楚人聽命屈完來盟廩退避不暇孰敢有逆顏行抗違我師旅者而耀祀于春秋誠當今一盛事矣故以獲福顧之○壽胥与試与三壽位朋同意但上重一朋字是我之親于老臣此重一胥字是臣之願用於我稍有別耳○罔太山二章須重擴未有固然矣二章可平否曰看莫敢不諾以率從更深而若字又振功字來二章側下方見尽海國而皆王始有以順魯侯之心不然此心尤未愜也上章首三句截下章首句截均是上為保已有下為擴未有而歸其功因以愜其願也海邦包得廣即淮夷蠻貊等亦在其中不可即以此為盡海邦諸國此數句當以海不揚波意貼之而莫敢不

諾不但是聽命於我須在心上看出一點廉、奉命唯謹的念頭  
來與莫敢承一例看須點神功默使方與祭有情○問嘏必曰純  
何也曰自身及家國上下久暫一毫不到處何以稱純、者即哉  
穀馨宜之意下文正詳言之在此句截眉壽保魯是保已有居當  
二句是復已有蓋常許即是周公之字常為齊所侵許為鄭所奪  
今復而居之始無媿於周公魯魚燕喜是身享康寧之意與吉  
甫燕喜作燕飲上看者不同此一身之福由身及家則令妻助於  
下壽母成於上此一家之福由家及朝廷則大夫庶士無有不宜  
宜字有位庶職得人各稱其職之意此意亦好還作君身上看凡  
事皆當其心如惠于朋友不得罪于巨室宜民宜人之說似足以  
微惕君心兩意兼用之亦得此朝廷之福由朝廷以及于國則和  
國是有即魯邦是常之意兼中外之變故不位而士字人民太山  
而四維之此國家之福既多受社稷上文來而黃髮兒齒即上文  
眉壽保魯之意但上文重一心字此句重壽之微、於髮又微於  
齒其所以受多祉者壽考為、窮矣合之為嘏之純○問徂徠二  
句是制作及我魯之材遷斷一句結構竭工師之技路寢三句搃  
承上文來此亦套語所重何、仁曰此章搃是應實、枚、一句須  
重新廟奕、末三句是推作、心之人而因及廟之所懾者大搃根  
新廟兩字也○斷者斷于二山之上度者審其致用之宜尋者取  
其長尺若不棄其短尋尺心、反中事奚斯不必重只重魯公是一

念孝思之所寄也曼者體制之長碩若規模之大摠是路寢二句之意萬民是若中兼順孝思妥先靈二意蓋周公皇祖之德素孚於萬民其欲報之無由久矣而新廟既位民心不克懈哉

商頌

那

問夷憚以上是備樂以祭自古四句是循敬以祭頌予二句摠承上二意來然則敬與樂分禮樂平重乎曰非也摠重執事有恪一句上三段樂無不備者正是敬無不至也商人尚聲又之中即是敬自古四句不過推其傳恭之遠非是至此而方及其敬也首四句未祭而奏其樂奏假八句是方祭而備其樂庸鼓四句是祭畢

而盛其樂此三段正見他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之一端自古四句一氣下來伍一句讀溫恭二句在先民有恪二句須串看雖包得廣凡迎神送尸八佾九獻盡在其中只泛一重一恪字末補古人之敬如此我今日奏假以盡其敬者皆法古人而然也豈曰自我佐祖哉時有以先民有恪先民上看末二句在今日奉祭上說雖亦有理然此四句原所不得故一直串下為佳全篇以敬字貫到底○置我執鼓正是形一那字蓋執舉小者而執之類可知鼓指大者而鼓之類可知舉凡磬管八音庸鼓萬舞俱在其中故曰那○奏鼓二句與奏假二句俱一串事思成與下六句又一串事章旨雖分兩段其實奏鼓以衍我烈祖之神夫是以末享來假有

形可觀有聲可聞我所思之人宛然成一個烈祖在眼前而吾心始綏矣此四句一串者也然所為思成之綏何如鞀鼓六句正推明奏假二句之意蓋鞀管樂之至小者列於堂下最難平和而今淵然深長嘒然清亮相濟如五味為和相調如八風為平與堂上之王磬依永克諧是樂之小者如此而大者可知矣厥聲之穆、何如哉此所以奏假而思成即於我乎綏也感通之速良有自哉此八句又一串者也赫、呼過語不必以德業填塞○庸鼓二句須玩註中祀事畢三字蓋庸鼓不是既從而斲是祭畢之時乱作一番以示不復奏之意萬舞之奕是舞畢而擺列有次第言摠是祭畢而聲容齊一如此我客二句不是為祭畢之樂而夷擇通全

章末如和平之韻穆、之音縱我客聞見不常而佐之者盡皆聽之者忘憐即我客之憐而樂之盛何如也我客二句亦不必說到與亡在念上去○自古二句八字俱不可遺佐以敬言推古於古推昔於昔見祭祀非一代行非一人裕後者固欲繼之無窮而承前者安得推行之稍懈也○碩予二句須重一氣之感一脉之傳根一敬來敬中即有樂不必以敬與樂相對○全章須在有恪截上作樂以盡敬下與湯之享也有在夷擇截者非

烈祖

問首四句是烈祖遺澤之遠次段是盡志盡物而獲福三段是得天得人而獲福末二句摠承上末與湯之享此亦是套語盡志盡

物果可与得天得人平重乎而全章血脉何以貫串曰搃重有秩  
斯祐一句申錫二句正是有秩之祐也次段与三段須一氣側下  
不可平重蓋清酏和羹之奉雖在奏假無言之孝子苟非約軹來  
享之人心何以獻此清酏和羹而倘不得豐年之降又何以備此  
清酏和羹故此二節須把奏假二句提趯滾到下節去見得今日  
奉祭而蒙思成之賚不但主人之盡其誠所致也烈祖方命厥后  
之人心垂之不替故約軹而來烈祖上帝是祗永於無窮故康年  
錫是我蒙烈祖之遺澤以奉烈祖是不以我享烈祖而以烈祖享  
烈祖也即宣哲維人二節同看此二節心是申錫無疆及尔斯所  
之意以見祐之有秩也降福無疆即是黃耆無疆無疆即是賚我

思成不作兩層看○首四句口柔与烈文辟公四句一例看祐字  
根爰革夏命耒兼下得天統人祐止一時者易祐及無窮者難唯  
有序故能申之無疆而茲得以及之不然一傳再傳有所及有所  
不及安見其有秩也○既載八句不宜以盡物盡志平看且清酏  
与和羹不是對待語蓋清酏一載而即居歆之速思成隨賚何  
其神也所以然者良由和羹之戒固足以表其誠而主祭者奏樂  
以假乎祖考一唯以嚴肅之念形之而無言以切其敬是天子穆  
々矣而當時助祭者恭敬齊一也靡有爭焉是祭不待恃乎和羹  
亦不待恃乎清酏而敬以孚於冥之中此思成賚而眉壽綏無  
非一敬之所通也此節文法錯綜只重無言一句不必強對講末

須補有秩之祐来○約軹節鉞是上三句是統人降康二句是得天受命句作承上起下須屬降康二句末二句挽承天人来此不過隨題喝法中間氣脉相聯不宜板對蓋清廟肇開萬方畢集須點烈祖平日孚此厥后者已至故備此車馬而假享于此一時靡有爭也人心即是天命我之受命固廣大矣而天命不止於此自天云若有以陰相其祀事之成乎人心不改天命如初故烈祖来假鑒其誠也来享、其物也肩壽黃考之福錫於思成之餘者寧有疆哉此一氣滾下語○約軹一件取軹之固錯衡一件取衡之準此句挽是車之美八鸞句馬之美是盛儀衛以来朝者○以假以享与来假来享不同上句重諸侯言要看一以字下句重烈

祖言要玩一来字是天人来之也假是志享是物承上清酤和羹来○命在人心上見玉帛来萬國為溥菁成加群辟為將○降康二句雖不專為祭而然必須著祭上說如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之意○章內三個無疆須有分別申錫無疆是帝王之業遠垂子孫者無疆也此句須看濶大下面兩個無疆皆著奉祭的本身上看壽徵于眉又徵于髮為黃又徵于面為耆其壽之無疆為何如而洪範五福以壽為先壽無疆即福無疆矣故曰降福無疆此據今日言也与申錫自不同不可類看疆者疆界也借地以形福即無邊岸之說○顧予二句与前章稍有分別上章重一脉相承此章重先澤来盖今日之祭湯孫承有秩之祐而將之者也天人如故

先靈已安湯其頌之否耶○和羹二句搃是一個和字蓋祭以羹  
定為節如太羹剛羹之類原少不得但備之不預便不能和而調  
停不中其宜不能和此戒平之所以為和也此二句備物之敬  
奏假二句是荐物之敬○問時靡有爭曰天子舉祭宗祝有司各  
有所司孰敢有爭、非爭競之爭只是登降進退毫不紊亂不昏  
差為無爭須根雍、來、有自然而然無有勉強之意須看得細  
密江漢之靡有爭以反側言也亦与此不同○全在首四句截上  
先祐之遠下是承先祐以格先也

玄鳥

問時以受命成宜統承契與成湯武丁說而商之先后二句作賢

聖之君六七作不專指成湯者何如曰不必如此畢竟先後就着  
成湯說作叠上文語而成湯以武開天下武王以武振中興此受  
命所以成宜也不必又承契來蓋此章是歲時之禘單提出契以  
明商人之所由始不甚重不可以首二句有商之始對下二句有  
天下之始看須重古帝命武湯二句而正域之意在方命二句見  
之自古帝至武丁孫子作一套語是成湯以武創于前武丁至末  
是武丁以武繼於後須叠下重武丁、非是開創中興可兩平看  
也全章重武王靡不勝以見以德受命為宜在武王孫子截搃是  
聖祖神孫相為首尾○章內四個命字不可但一例天命之命與  
命武湯之命佐嘿使言命武湯是命湯之用武以定天下也受命



不始与受命咸宜兩個命字俱在土地人心上見与首章之兩個  
命位虛字看者不同○問正域彼四方時作正四方之疆域作顛  
倒句法何如曰不必然正域四方五字須一順下不宜倒看俱根  
爰革夏命來正字看人心上看興吊伐之師正罪於四方為正域  
字看土地上看統一疆域於四方為域此句重天命如此正者以  
武正之域者以武域之○方命句根正字來奄有句根域字來此  
二句須串下蓋人心既歸土地安往此湯之善承天命也下文龍  
旂二句應方命句以見人心不改邦畿三句應奄有句見上地如  
故四海二句疊龍旂二句景員句疊邦畿三句此三句不必重并  
上文龍旂五句亦不過形容他受命兩字提重武王靡不勝此受

命之所以宜也○問武湯之武与靡不勝之武俱作用武何如曰  
湯之武德固重伐桀上說是聖武布昭也靡不勝之武在法天健  
看君德之剛上說如撥亂反正立綱陳紀一片勵精圖治無一事  
一時懈怠便為靡不勝舉凡嘉靖殷邦恭嘿思道与撻武章不敢  
怠違盡之此為中興之本振盪中外之基斷不可作武勇上看須  
看君心言○景員維河不在形勢上看正是肇域彼四海亦不宣  
專以阻山帶河貼之景山是建都之地即邦畿千里而幅員則盡  
乎四海遠近統攝輿圖何無外也○百祿是何不是受命之外又  
有百祿受命即何百祿了如上文土地人心便是

濬哲

問時有以玄王相土與成湯並重者有以御士與天子並重者見  
商家祖孫一心君臣一德此說何如曰不然只重一個成湯也只  
是聖教日躋應上濬哲二字玄王相土不過做一個引子而伊尹  
不過是佐命元勳俱帶言之不必並重也要括全章之旨濬哲維  
商二句盡之與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例看下武只重一武王此只  
重一成湯故全在首二句截下是詳其實時有在夏桀截上是聖  
君下是賢相此意亦好洪水茫茫至遂視既發佐一件是玄王以  
濬哲而基祥重一桓字桓不是武勇之說勞來匡直之有桓提撕  
警覺之不憚是勵精匪懈之念即敬敷五教之敬字相土二句是  
以濬哲而衍其祥者烈雖以德言不可佐威武之德註中無明

註他當時膺屏翰之責而振作奮勵故人心歸之是亦不解于他  
之意此一件輕不過衍玄王之脉以傳至湯耳聖教四章只重一  
敬字聖教章是以敬膺九圍之命拱球兩章是推九圍之命本於  
敬敷政優、敷奏其勇正是聖教發見處此舉平日言兩個敷字  
俱在心上講載旃章正是承拱球之命以式九圍之實須要玩一  
個虔字虔即聖敬也惟恭行天討此九有、截而式圍之命所以  
受也可見湯只是一個敬玄王亦只是一個桓、即敬敷五教是  
濬哲二字無非形容敬的心體藏得不深密則浮淺刮得不光淨  
便暗晦故濬哲即一私不容萬理明淨文王之穆、緝熙成王之  
宥密光明皆此一例也自古帝王寢命皆本於此故講日躋處只

是惺々、臺々、無階級而自崇此不是敬天、不是着力把持他自  
日新以來心体綿密自如此雖下文有敷政敷勇看在外面事上  
說去其實不是粗淺故日躋三句一串說下是至誠無息也○濬  
哲二句体下敬字意來、○洪水四句位一句讀是大禹治水而  
平定區宇之日惟有娥為大故立女之子曰契者造商室此生商  
与玄鳥之生商彼以生契言此作造商室看註中契為司徒數句  
不可略正所為生商也○玄王五句正詳生商之實只重一桓字  
不是敷教在寬董之用威之說他以教治大小之國一以教人不  
憊之心運之便是桓楪此教之所以遠也不重大小之國只重我  
之教無所不達皆由桓來率履一句不可作桓楪之實此又推進

一步本他的身教來不專治人而先治己不專治人之心不憊而  
自治之念不違以此作表則以示於民安有不敬而應之者此又  
推所以畢達之由也○嶺者禮也率山乎禮舉恩義天人皆中其  
則為不越在自家盡倫紀上說遂視既、○中亦有一段桓楪的工  
夫不必重只重一視字視者作一準則之謂是以天感天以心動  
心之意○相土一句須泛以德服乎人心上、○不必指出威武來  
○帝命三句輕不過承上起下語此天命之鑒商者方殷而聖敬  
三句湯之殷命者又至末句此九圍之命所由來也聖敬三句是  
全章大關鍵式于九圍重一式字式者法也如下一章式其敬以  
敷政以致太平式其敬以敷勇以戡禍乱下文正、○明式九圍之

實唯欲承帝命以式天下故夏桀之所伐也○受小球三句輕不  
競三句推明所以受之意正是聖敬日躋小珙一章与此章一例  
看受珙球於九圍便是百祿是適百祿是總非另作兩層也○不  
競不失之躁急不絀不失之懶散怠惰不割不以刻繳傷太和不  
柔不以優柔養奸慝四字各有分別摠是中和的心體而優、二  
字盡之○不震二句亦相似而實不同不震動者以仁安民如婦  
市不止誹者不變之意不懃諫者以義獨秉光明正大自反無媿  
可質之天地神明天下後世故不震動乎人不懃諫乎已摠是一  
敬之所敷也上文皆未然事不過形他一點制事制心之聖教九  
圍之命以此下節正是善承帝命以伐桀也○載旆六句須二氣

說下摠重一虔字惟敬以承天正是不震不動不懃不諫故仁義  
之師孰得而遏之如火二句是理直氣壯不專以兵威言也三葉  
三句即上文莫敢遏三字都根一虔字來如天下信之東征西怨  
南征北怨之意末二句不是行師之序特表其無所利天下之心  
以見今日之師為不得已耳伐頌伐韋又伐昆吾六不徒在剪桀  
之羽翼上說無非欲感悟夏桀而然也摠是一個有虔秉鉞○已  
上四章摠是允也天子末章摠重降於卿士中葉二句是相土以  
後成湯以前事震以人心言業以國勢言天子二句須串看重卿  
士承上文敬字來見一德之佐所以相九圍之命必不可無者故  
既命乎湯必降此卿士以相之中間點敷政敷勇與夫樂道莘野

自任天下意末二句找足降于卿士的口氣不可以上句重天子  
下句重伊尹亦不必重湯信任之專蓋降之使天下依之以取平  
為阿衡而左右乎敷政敷勇者以此阿衡只以任之重言不作官  
職上說惟其左右商王此牧官之師所以成而日躋之德所以粹  
配天子以登歌信非偉矣

捷武

問往在末章截上為萬世不朽之功下為百世不遷之廟固然矣  
上五章中興之功所重何在哉曰中興全在伐楚上見故首章為  
重次章之敵罪是既伐而責之以服其心耳三章之末辟公繁頂  
伐楚來不必甚重也此三章摠是外攘內威為中興之功而所重

志不在此只重不僭不濫一句為全章大頭腦此中興之本也  
有此畏民以畏天之心故致今日內外攝服之盛所以赫聲濯靈  
而澤垂不朽中興之盛為何如哉此廟之所以作也舊以商邑四  
句作中興之盛末二句作中興之澤以當時後世分看似不必然  
摠是中興之盛盡之矣章內奮伐荆楚與不僭不濫須重看口首  
章重奮伐然矣而必曰捷者何也曰此承盤庚以來之萎靡不振  
說是英明果斷獨奮乾綱為捷註中疾字位斷字為妥深入三句  
摠是奮伐兩字盡之須一氣串下不必以入阻為得其地哀旅為  
得其人遂兩平分看蓋荆楚之乱人心渙散不歸反則不定已非  
一日今深入其阻以肆其討令元兇換首而通黨歸心此荆楚之

所以截然未歸也須重人心上看原不是為地而伐安得以土地  
人心平對乎湯孫之緒須看一緒字緒者已成之序復斷之統惟  
湯能開而惟高宗為續其功何如全章大意俱收在此章下文不  
過推出一本在畏民而極其盛為赫濯不過完此章未盡之語非  
另有一層意也○次章是以奮伐屈其力又把一常字以屈其心  
借氏羌之遠者以責荆楚之近者是既伐而責其罪令其拊心喪  
氣貼然於我也須要玩一常字國有常典如治內有歲事之常治  
外有振疊之常敬天畏人有不可僭濫之常惟常故可久以保後  
生通前通後都是一個常他氏羌只把來享來王之常以示奉命  
唯謹之意實不止此也來享者小共大共之常也以貢方物言來

王者小球大球之常也此稟命襲統言○歲事不止稼穡此教養  
安撫與養老尊賢等事俱在其中而稼穡以養民尤其重者此是  
奉其常法述職之事須緊頂荆楚之伐來即前章武王靡不勝而  
承大禘一例看○天命章即在上三章中提出一點畏民之心來  
此章不可以敬天畏民平看畏民心所以畏天原是一片事故天  
命降監與天鑒在下不同他監在下以求民之安耳此降監降其  
監於民寄耳目聰明于去子民向則命歸民皆則命去是匹夫握  
天子之權即孟子得乎丘民則為天子之說故曰下民有嚴是重  
民之嚴不是君畏民之嚴也惟天命寄於民心故湯孫因民以畏  
天不僭濫在敬畏的心上看不可以僭濫看事上說怠違着心上

說六不可以無所僭濫之心始終不替而毫無怠遑也蓋不僭不  
濫便是不敢怠遑耳不任兩層看何也人主只為怠遑便恣意用  
刑賞是溢喜溢怒之心却不是怠遑惟僭濫并而怠遑何事作乎  
摠之顧畏民禬的念頭此即所謂靡不臧而勵精圖治者也天命  
有不歸哉故命于下國而大建其福如上文內順外威皆是○商  
邑章摠承上四章來唯以敬擴威順之化荷天人之歸故國勢隆  
而氣象改觀如此聲者以聲譽言即洋溢中國施及蠻貊之意靈  
以威厥言即四夷來賓列辟振疊之意末二句承聲靈所傳之遠  
須重壽考且寧者即壽考維祺也壽考得于天寧則保于已者保  
字兼天命人心言皆不僭不濫之所致故後世尤賴其保也○末

章須重一安字上面許大功劳內順外威敬天勤民光前裕後而  
不特立廟以祀之不惟後生之賴其保者此心多不自寧而冥  
之中必有怨恫於九泉者故廟制之位不惟材木之美而且制度  
之工即松楠之咫旅楹之閑豈直與商邑並隆起四夷列辟之瞻  
仰而高宗之神不獲其寧哉蓋謂術貌之垂與後生之保適得其  
稱耳○斲者迷于景山之上遷者隱于造位之所方者正之以繩  
墨斲者斲之以斧斤度者截之以刀鋸摠是制度之工

新鐫詩經心鉢三頌卷之八終

之工四外能之或來歸之開豈直之商邑並劉豈四夷臣幸之善  
之中必育德同林以泉蒼如欲歸之山小耕林木之美而止博興  
不耕之由以歸之不耕於土其財其利其地必多不自幸而真  
幸與重一決字上面惟大如新內則使海婚天位男米而符對可

六



